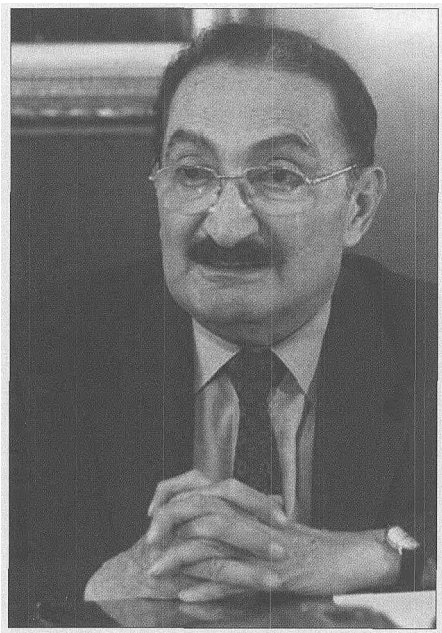


美国轻而易举地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后,受“9.11”事件打击一度低落的情绪又亢奋起来了,一会儿把军队派到菲律宾和也门去,一会儿又抛出“邪恶轴心”的说法,大有趁势再打一仗的架式。看到美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模样,历来神经敏感的西方战略家们也行动起来:有人为当权者出谋划策,有人推测美国下一个打击目标是谁,也有人睁大了眼睛寻找西方安全堤坝上的“蚁穴”。

图片提供:本刊资料室

土耳其:

西方阵营潜在的变数



□ 舒 笙

有的西方分析家把各种数据输入电脑以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问题国家”的名称既不是伊拉克、伊朗和朝鲜这三个组成所谓的“邪恶轴心”的国家,也不是俄罗斯和中国,而是土耳其。“这怎么可能呢?”这些西方分析家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脑屏幕,一开始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在当前的反恐战争中也表现不俗。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阿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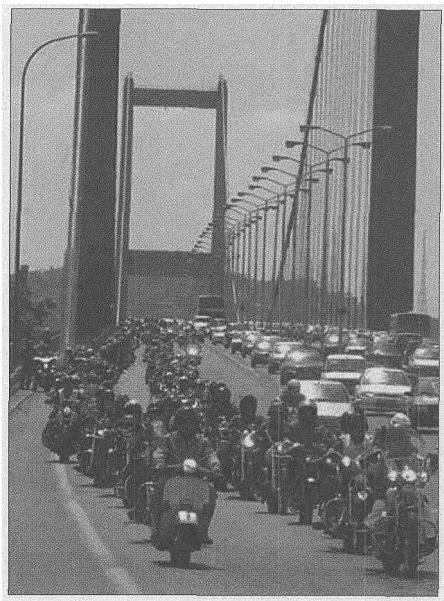
汗首都喀布尔去亲眼看看:身穿北约制式军服的土耳其特种部队士兵正同来自欧洲国家的蓝盔部队并肩在大街小巷巡逻,执行各种维和和人道主义任务。在美国的支持下,土耳其将于今年夏天接管在阿富汗多国维和部队的指挥权。为了充分利用这次弘扬国威、振奋士气的机会,土军官兵一方面接受严格的维和训练,另一方面饥不择食地“恶补”关于阿富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概况的速成课程。与此同时,在土耳其南部的因切尔利克空军基地,土耳其技术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改进该基地雷达的功能;因为一旦美国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话,这个空军基地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是对西方安全和反恐战争的“问题国家”呢?然而,在仔细检查了电脑硬件和软件,又核对了输入的各种数据以后,西方分析家才逐渐醒悟过来:如果土耳其成为“问题国家”的话,不是因为电脑和输入的数据出错,而是西方对土耳其的政策问题多多。

现有各种迹象表明,土耳其同西方关系的基础正在受到侵蚀。其原因首先是欧盟同土耳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土耳其翘首以待“融入欧洲”,而现实却是真正融入西方的希望可能又要落空了。

对于土耳其来说,“融入欧洲”的愿望可以追溯到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基马尔。然而,实现这一愿望的道路却是漫长而崎岖,土耳其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成功

的曙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基马尔一方面领导土耳其人民打败了英国和希腊武装干涉者,为创立土耳其共和国努力奋斗,另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加强同世界主流国家,在当时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关系对土耳其的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基马尔一再向国人强调,世界上有许多民族,但是只有一种文明,即“现代文明”。按照基马尔的说法,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和样板,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土耳其共和国只有融入欧洲,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

为此,基马尔在其担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期间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例



如,将首都从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的伊斯坦布尔迁到安卡拉,并在那里仿照欧洲国家的首都模样建设一座新型的城市;采用罗马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甚至颁布法令,禁止土耳其人戴传统的圆筒型无边毡帽,规定土耳其人必须戴欧洲式样的浅顶软呢帽。出于同样的目的,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土耳其就正式提出加入欧共体的要求。

土耳其认为,按照它对西方安全和繁荣所作的贡献,土耳其早就应该被接纳到欧洲大家庭里去了。例如,在冷战时期,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60万骁勇善战的军队在东面顶住了苏联企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扩张势头,在西面牢牢地扼守着战略意义重大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使苏联的黑海舰队难以自由出入地中海来威胁西欧的侧翼。如果东西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话,土耳其军队将成为插进苏联软腹部——高加索地区的尖刀。此外,土耳其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不仅为美国和西欧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效地减轻了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还有大批土耳其劳工在西欧打工。仅在西德各地打工的土耳其劳工就有200多万。连稍有

良知的德国人也承认,所谓的西德“经济奇迹”包含着土耳其劳工的汗水和屈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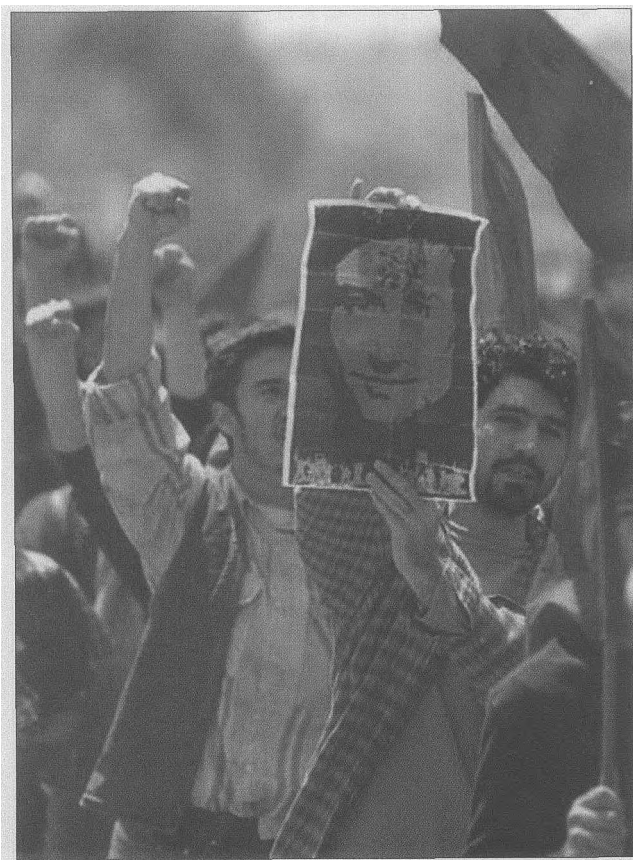
然而,以前的欧共体和现在的欧盟对待土耳其的入盟要求简直可以说是不屑一顾。欧洲一体化以前的4次扩大都没有土耳其的份。仅仅是因为来自美国的压力,欧盟在90年代确定东扩名单时,才很不情愿地以“12加1”的方式把申请了近30年的土耳其列为第13个候选国。此后,欧盟向土耳其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同时暗示说:即便土耳其满足了欧盟的要求而得以成为欧盟的新成员,它也不能得到欧盟成员国理应享受的各种优惠。例如,一旦加入欧盟,虽然土耳其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必须向欧盟开放国内市场,但是土耳其向欧盟出口的许多商品仍将受到限制;同时,土耳其还不能享受欧盟已经同美国达成的各种贸易协定的优惠。此外,虽然土耳其的人均GDP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但是它不能获得欧盟对贫穷成员国提供的经济援助。

尽管如此,土耳其并没有放弃融入欧洲的目标。为了加入欧盟,土耳其确实是竭力满足欧盟的要求。例如,欧盟要求土耳其政府给予闹独立的库尔德人“平等的权利”,其中包括允许国家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播送库尔德语节目;虽然土耳其朝野大多认为,欧盟的这一要求干涉了土

其的内政(土耳其外长甚至曾指责说,欧盟的行为同殖民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土耳其政府在斟酌再三以后,还是同意国家广播电台每天播送几个小时的库尔德语节目。对于被库尔德分离主义倾向闹得焦头烂额的土耳其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让步了,但是欧盟却认为土耳其是敷衍了事,还感到不满意呢!

但是,欧盟的某些要求,土耳其政府和居民都认为是难以接受的。例如,欧盟要求土耳其军方完全退出政治,从而使土耳其民选政府拥有“真正的权利”。无庸讳言,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土耳其的议会民主制确实有点“不正宗”。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军方的手里,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少数高级军官和亲军方的政治家组成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这在土耳其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在过去的40年里,土耳其军方解散了4届政府;最近的一次就是在1997年军方限令伊斯兰色彩太重的埃尔巴坎总理辞职。尽管土耳其军方的这种做法不合欧盟的口味,但是土耳其舆论普遍认为,坚持基马尔主义的军方是维护土耳其世俗国家性质的有力保障。现代土耳其建国已有80年了,西方生活方式和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大多数土耳其人不愿意放弃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视为西方文化象征的物质生

■ 谁也没有想到,在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问题国家”居然是土耳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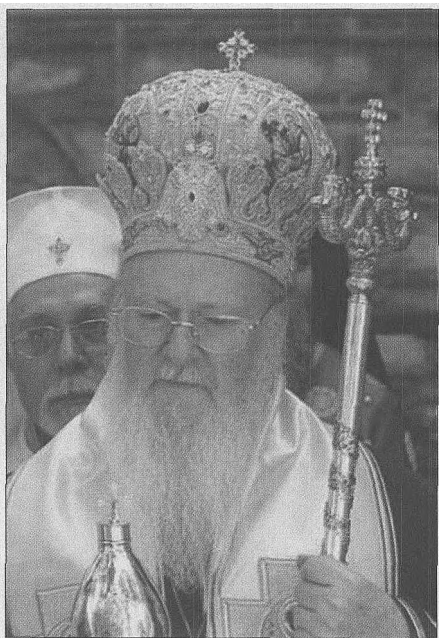


活,也不愿意看到妇女再裹起头巾,离开学校和放弃工作。此外,土耳其军方在人民中间享有相当高的威信,人们普遍认为军队是“廉洁和高效”的象征,不少土耳其青年以当兵为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土耳其军方还是人民都拒绝接受欧盟的观点和要求。然而,欧盟却坚持认为,军队接受政治家的领导是议会民主制的起码要求,土耳其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换帽子”,而是“换脑筋”。由于这个原因,欧盟对土耳其迄今为止所完成的入盟进程还是很不满意。

最近,从布鲁塞尔还传来消息说,欧盟在接纳塞浦路斯的时候,将把土族居民区排斥在外面。这无异于告诉土耳其:欧盟在东扩的时候仍然不考虑接纳土耳其。获悉这一消息后,土耳其国民群情激昂,连军队也闹腾起来了。位于首都安卡拉的军事学院的官兵们举行了反对欧盟集会。土耳其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秘书长基林切少将在集会上愤慨地说:“土耳其从来没有从欧盟那里获得支持和理解。”

事实上,欧盟对于土耳其的入盟要求也有难言之隐。现在的欧盟国家和12个申请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都是属于基督教文明圈的。然而,土耳其的6000多万居民几乎都是穆斯林;土耳其的加入势必打破欧盟在宗教和文化上清一色的状况,其影响如何,大多数欧洲人感到难以想象。象其它的穆斯林国家一样,土耳其人口增长速度也比较快,而欧盟的大多数国家人口都呈负增长状况。人们估计,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在15年以后土耳其的人口就将超过欧盟现在的人口头号大国——德国。按照欧盟尼斯首脑会议通过的体制改革决议,如果土耳其入盟的话,它在15年后就将取代德国而成为欧盟拥有最多投票权的成员国。这对于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深重的欧洲人来说,又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此外,土耳其入盟以后,欧盟的边界将远远超越欧洲,深入亚洲腹地,而且还同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同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内部冲突绵绵不断的国家隔海相望。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将对欧盟产生什么影响,也是人们现在所难以预料的。鉴于土耳其的入盟将带来那么多的不可知因素,欧盟的犹豫和踌躇也是难免的。

由于欧盟在西方世界仅仅充当“第二小提琴”的角色,土耳其同欧盟的关系如何可能还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土耳其同美国的关系现在



也出现了麻烦。虽然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还是挺支持土耳其的,包括支持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但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土美双方的猜疑正在加深。

土耳其认为,它为美国反对伊拉克的政策和反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美国不仅没有给它充分的回报,而且还在对它处处防范。伊拉克本来是土耳其最大的经贸伙伴;同时,土伊两国在遏制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方面也有共同利益。海湾战争后,土耳其因同伊拉克的经贸往来大幅下降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500亿美元。土耳其从自身利益考虑,很希望恢复同伊拉克的经贸关系和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的合作。近来,土耳其一方面对美国加紧准备军事打击伊拉克的行动给予适当的合作,另一方面也担心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将使土耳其经济困难雪上加霜,因而悄悄地调整了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在巴以冲突升级后,土耳其也多次发生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游行。观察家们认为,如果没有土耳其政府和军方某种程度的默许,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对于土耳其的上述立场和政策动向,美国当然是不高兴的。同时,美国对土耳其加紧发展同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各种关系,增加进口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和天然气也是疑窦丛生,怀疑土耳其企图成为地区大国。

在土耳其方面则怀疑美国对它的支持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因为虽然美国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但是对土耳其的经济困难不闻不问,甚至不同意增加土耳其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配额。去年,美国竟拒绝



执行一项价值7亿美元、旨在提升土耳其坦克性能的军事合作计划,因为担心土耳其可能把绝密的军事技术泄露出去。土美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出于无奈,土耳其军方只能进口以色列的武器和寻求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还为此同意与俄罗斯军队举行联合演习。这些又招致美国更大的不满。

鉴于土耳其同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都在走下坡路,土耳其国内有人提出,要对土的外交政策作重大调整,首先要象基马尔所说的那样,即“土耳其人应该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土耳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既不从属于西方,也不从属于东方,土耳其应该走“第三条道路”。还有人提出,土耳其应该联合处境相似的伊朗和俄罗斯,再同世界上众多的伊斯兰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加强合作,这样,土耳其就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秘书长基林切少将就持这样的观点。他在军事学院的集会上呼吁:土耳其需要寻找新的盟友,它们将包括俄罗斯和伊朗。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敦促西方国家赶快调整对土耳其的政策,否则将为时晚也。如果土耳其真的同俄罗斯和伊朗搞在一起的话,对西方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我不知道欧盟和美国是否对土耳其发生的变化有足够的认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类历史一再证明,重大的事件往往是在人们一般不重视的地点和时候发生的。“9.11”事件以后的历史大概也是如此吧?